

聚焦文学新力量

陈楸帆,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及艺术系,科幻作家、编剧、翻译。世界科幻作家协会(SFWA)成员,世界华人科幻作家协会(CSFA)会长,Xprize基金会科幻顾问委员会(SFAC)成员。曾多次获得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中国科幻银河奖、世界奇幻科幻翻译奖、亚太科幻引力奖等国内外奖项,代表作包括《荒潮》《未来病史》《后人类时代》等。

介于神化、模拟与创造之间的现实

□王硕嫔

简概括只有两个词:“高科技,低生活”(High Tech, Low Life)。”虽然全书情节走向并不无不可指摘,但借由《荒潮》中富有想象而充满矛盾的种种元素,读者瞥见的科幻世界里的中国一隅,无疑完备地体现了上述的一系列特征,也成为探索中国式赛博朋克的重要作品。

文字:异视角通感与意识漫游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前期作者在“异化”主题上明晰的自我定位,在他的作品中还存在着另一个相辅相成的写作手段,我把它概括为“异视角通感”,也可以理解为“他者”眼中的世界。人类所能理解和诠释的事物、理念受限于自己的感官,受限于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途径,但是当人的意识可以代入其他个体、物种甚至机器、外星人,将会看到怎样的世界?这类探索不乏前人尝试,1973年,乔治·马丁在《莱安娜之歌》里就曾呈现出男女灵交、群体情绪共感,以及异物通感的震撼视野。

对于陈楸帆的作品来说,异视角通感往往是主角生理/心理异化之后,在整个叙事中所进行的核心活动,这一形式反复多次出现。《茧》《巴麟》是对其他物种感官的代入和观摩,《愿你在此》《沙嘴之花》则是通过“视觉”代入其他人的视野,甚至《荒潮》中的女主角小米也是由精神上代入进一架巨型机器人而完成了从人到机器女神的身份觉醒。异视角写法在《无尽的告别》中达到了该主题的巅峰,当“我”变成“它”(一只蠕虫),会发生什么?拿掉人类的视觉、听觉、嗅觉、语言,只用蠕虫“纤毛”的触觉去描摹“沟通”、“性爱”,体验“仪式”甚至“宗教”感受,作者在科幻创作中实现了对一般人类所能感知的“真实世界”的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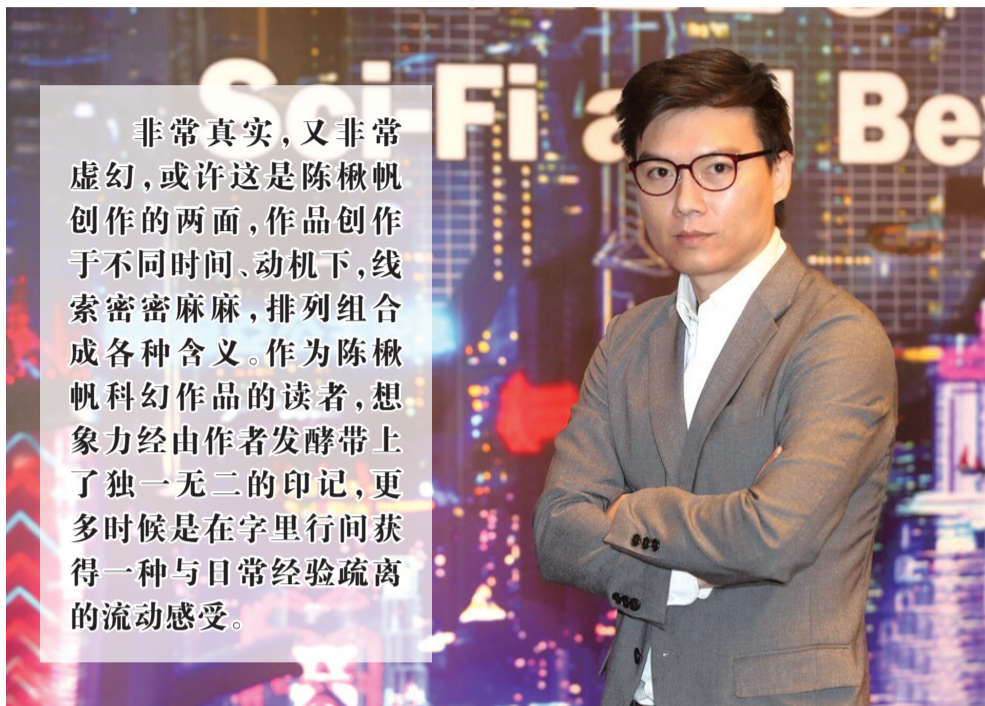
陈楸帆曾多次提及自己对科幻作品文学性的看重,这也直接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他并不只用一种文风写作,但当他不时地选择调配节奏、音韵、典籍,便形成了辨识度,G代表女神》尤其能读到那种潇洒而迷人的文字,借由不同词汇的选用、长短句式的节奏、感官调动的舒缓,构成了文章独特的立体感。

近作《出神状态》延续并发展了陈式风格的后现代特征:流动的碎片化事物、科技专有名词带来的疏离、以及背后若隐若现的哲学性探讨。故事由地球的最后一天为背景,从某处平常的地点入手,开始了一段神经漫游,全文如同一首诗,令读者游荡在作者自身经验的海洋。

不止如此,陈楸帆把人工智能分析模仿自己的文字放到了小说里面,令这种漫游更加彻底,机器碎片式的语言,被设计为主人公意识迷离之时脑海中闪过的意象。上世纪60年代,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威廉·巴勒斯就曾用“剪裁法”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通过随机剪切句子中的词汇,重建一个没有逻辑的无序世界,试图通过这种文学实验呈现意识脱离语言结构控制的状态,也被大卫·鲍威尔用作创作歌词的灵感。或许作者在看到这些只言片语的时候,就有了笔下某个人物神思破碎的画面,因此阅读这篇科幻故事时甚至也有了被科幻回视的意味。

布局:哪一种“真实”?

陈楸帆不仅是技术控,日常的演讲和评论也一直渗透着学院派“理论流”的印记,创作中则呈现为历史隐喻、技术的政治性反思和社会伦理探索。新作《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由代孕



非常真实,又非常虚幻,或许这是陈楸帆创作的两面,作品创作于不同时间、动机下,线索密密麻麻,排列组合成各种含义。作为陈楸帆科幻作品的读者,想象力经由作者发酵带上了独一无二的印记,更多时候是在字里行间获得一种与日常经验疏离的流动感受。

开始,以平行叙事讲述了3个不同寻常的“生育”故事,终极的故事“世界首例男性生育案例”甚至就源于一位艺术家的行为艺术,不仅关乎女性主义视角的探讨,毋宁说完全是新时期的存在主义式的疑问。

故事直接以纪录片剧本呈现,纪实风格加上剧作的简洁语言,推开了作者与故事的距离,意外地呈现出不同于陈楸帆以往作品的面貌。纪录片的影像剪辑、选材甚至剧本构想一直让它在虚构与真实的边界游走,有研究曾证实纪录片中的“真实事件影像”更容易唤起观众的同理心,尤其是唤起他们对伦理判断的回应。因而以纪录片剧本讲述科幻,以非虚构讲述虚构,经过这样双向地设计,使这组“惊世骇俗”的故事增添了多层次的余韵。

2016年以来,除了延续过作品中强烈的写实倾向,陈楸帆的近期作更多是徘徊于对虚拟困局的设计中,内容似乎都带着宗教仪式、虚拟现实、艺术的标签,这三种元素对应的的神化、模拟与创造,是科技、意识和对现实完全不同的层面的解读,他们看似毫不相关,却像一包创造未知的怪味豆,被陈楸帆混合到了一处,揉进共同的虚幻之中。

宗教仪式或民间神话听起来似乎不太像是科幻作品所能顺畅承载的主题,类似(G代表女神)中仪式性的崇拜体验尚属暗笔,而他不少作品里面,宗教与仪式或则是借由人类学与科幻建构、或者直接作为背景环境出现,《荒潮》《鼠年》《祠堂之远》《欢迎来到萨姆拿》《怪物同学会》等都有所体现,尤其是《怪物同学会》就是基于“仪式”展开,读者经由教授与学生的互动领会了这种看似神秘难解的行为背后深层次的人类学意义。

虚拟现实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陈楸帆目前在科技创新公司的工作,这既和赛博朋克式的文学处理方式一脉相承,又让作者的想象站在了时代的前沿。2015年的《巴麟》代入虚拟现实手段,完成了主角在感官上的全新体验,并呈现了大量的技术性细节描述,《祠堂之远》几乎就是作者对虚拟现实这门技术进行了一次

应用设计;2017年为全日空举办的科幻故事征集所撰写的英文短篇《遗忘是记忆的折痕》(刘宇昆翻译)里,作者又让主角“我”成为了一个穿越时空的策展人,继续探讨虚拟现实对于艺术体验的再造,反映出作者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艺术与文化的关注。

《欢迎来到萨姆拿》一次性聚合了这些相异的领域,尤其是整个故事的核心概念围绕着女主角的一个艺术作品“机器梦境”而展开,并铺设了正反两条复杂的故事线。陈楸帆的作品中,“梦”很少作为如此重要情节出现,梦境是作家们最常光临之地,描述梦比描述现实更能反映一个作家的风格,梦的碎片化、逻辑残缺、天马行空可以是所有故事的元叙事。苏珊·桑塔格的《恩主》、米洛拉德·帕维奇奇的《哈扎尔词典》中,梦与现实直接相互影响,彼此难分,而《欢迎来到萨姆拿》的种种意外把这种关系呈现得更加隐晦,如果不是对故事的关键概念“超真实”有所了解,读者就几乎陷于诡异的符号、错乱的时间线、偏远地区的宗教仪式所混杂的泥潭中。

“超真实”来源于让·鲍德里亚的社会学概念,他认为无处不在的媒介会代替现实生活,接管现实世界的真实价值,从而架空我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按照他的观点,技术和媒介向一面被投影过的墙,光源在我们手中,我们却误以为墙上的影子就是真实世界。“我”所创造的却蒙蔽了“我”,这个充满政治性的抽象概念,正是解开《欢迎来到萨姆拿》谜团的钥匙。

非常真实,又非常虚幻,或许这是陈楸帆创作的两面,作品创作于不同时间、动机下,线索密密麻麻,排列组合成各种含义,即使能够辨认出一些固定的写作痕迹,如果细查每一位作者的作品,大概都会出现无法梳理的部分。作为陈楸帆科幻作品的读者,想象力经由作者发酵带上了独一无二的印记,更多时候是在字里行间获得一种与日常经验疏离的流动感受。作家莎拉·贝克尔尔形容存在主义学家梅洛庞蒂:“把他描述经验的渴望,带往语言表象能力外圈的极限。”这句话刚好适合借来用在此处,等待科幻的思维飞驰继续传达出更多可能。

创作谈

我出生在广东经济特区中发展比较差的一个城市——汕头,可以说和特区同龄。相对开放的文化氛围和通物的信息渠道,以及父亲在当地一家大型科研机构从事技术相关工作,都给我营造了相对多接触科幻的机会,如各种书刊杂志、海外影视动漫以及周围同好者的影响。

由于学校教室资源不足,我在小学四年级之前都是只上半天课,因此母亲从一年级就带我去市里图书馆办借书证,而正常门槛是三年级,由此养成了大量阅读的习惯。当时广东省主要还是侧重素质教育,一直到高三基本都很少有补习班,再加上家庭属于“放羊”式的教育模式,给我大量自由时间可以进行阅读并尝试写作。后来我了解到一些走上类似创作道路的朋友,他们的家庭教育氛围也都是偏于宽松和自由的。

为什么是科幻,而不是武侠、言情、童话或者推理——这些作品在童年阅读中也绝不少见。除了机缘巧合之外,我只能归结于某种审美认知结构上的共鸣,阅读或者写作科幻所给我带来的神经快感最为强烈。我至今记得,儿时曾把凡尔纳《神秘岛》三部曲翻到书全部散页了,只好让母亲用缝衣针重新加固再翻的旧事。

一年级那年,我在300格一页的稿纸上写下了一篇大歌剧(足足有5页!),那是对《星球大战》的拙劣模仿,有机器人、有飞船、有激光枪以及被射中后在地板上化为一滩血水的外星生物。毫不夸张地说,那是我整个写作生涯的起点。得到家人鼓励之后,我便开始抽屜文学的创作。而1997年初次投稿《科幻世界》得到发表并获奖的《诱饵》,便是一个更大的激励。

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卡卡卡这种完全自我激励型的天才,但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创作的快感一部分来自于创作本身,更无法忽视的是来自外界的认可与反馈。因为被退稿而放弃的人恐怕不在少数,一个有效的反馈机制对于作者的成长是必不可少,大部分创作者的热情都是因为缺乏反馈而被浇熄。所以有时候,天赋、勤奋和运气,你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或者更不重要。

因此,我时常庆幸能够在科幻写作道路上遇到诸多良师益友,还认识了许多可爱而有趣的科幻迷们,他们对科幻的热爱和执着,常常使我惭愧自己未能写出更好的作品作为回报。其中最有趣的当属我与美裔华人科幻作家、翻译家刘宇昆的相识。

2008年12月,我从豆瓣上偶然看到一篇英文小说《The Algorithms for Love》(《爱的算法》),继而搜索到作者网站,通过联系方式发了一封邮件,告诉他我是来自中国的读者,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并希望能译介到中国。他很快回复了邮件,通过这种交流方式,我们发现彼此相仿的文学品位和偏好,分享许多事情的看法。他的作品被相继翻译成中文,发表在《科幻世界》等刊物上。而同时,我的作品也经他翻译成英文发表在海外媒体上,这便成为他翻译中文科幻小说的起点。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刘慈欣的《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经由他之手翻译后夺得雨果奖,进而风靡全球。刘宇昆成为改变世界科幻格局的那个男人。明年,我的长篇小说《荒潮》也将在他的帮助下出版英文、西班牙语、德文等多国语种版本。

最妙的是,当时我在Facebook上加他为好友时,发现我们竟然是同一天生日,只是相差了6岁。

这或许就是科幻所带来的宇宙间不同命运线的奇妙交织吧。

关于创作本身,我其实并不想越俎代庖,抢了评论家的话筒。正如迈克尔·夏邦最近所说的“文学真正的危机,在于自我类型设限”,诚以为然。从担心自己不够科幻,到担心自己过于科幻,我深知自己的创作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与变化之中,对于科技与人文之间动态平衡的游戏,还有许多的可能性值得探索。

借此良机,愿与诸多同好者共勉:来路艰辛,风景尤美,且行且珍惜。

看小说

杨晓升《宝贝女儿》难以预约的幸福

杨晓升的短篇小说《宝贝女儿》(《芒种》2018年第5期)聚焦“中国式”婚姻伦理,笔触细腻、生活气息浓厚,时代特色鲜明。小说中,母女、夫妻乃至翁婿之间,看似相处和谐、相亲相爱,实则充满了摩擦、思虑和计较,几番酸甜苦辣之后,原本每个人都孜孜以求的“幸福”就此悄然流逝。

邱必铮年届40才得了一个“宝贝女儿”,夫妻俩自是将其视掌上明珠,百般宠爱。邱必铮是一家机械制造厂的技术员,妻子是同厂的一名会计,家境并不富有,但是仅仅为了满足上幼儿园的儿女小小的虚荣心,便“一咬牙”为她买回昂贵的新玩具,代价是一个月里夫妻俩都没有了肉吃,而且他们还得互相给对方当理发师,省出上理发店的钱。女儿在这种“有求必应,说一不二”的环境中长大成人,一直沉溺于父母“刻意营造的蜜罐里”:上大学一定要留在本市,以便于她随时都可以找到爸爸妈妈,缺什么随时都可回家取,换下的脏衣服也可以随时送回家洗;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恋爱嫁人,父母依然没有停止对“宝贝女儿”日常生活的“包办”。邱必铮夫妇早就计划好了,女儿如果想与她的男朋友秦俊峰走进婚姻殿堂,必须双双留在本地工作。邱必铮又通过自己多年的关系,帮助秦俊峰在一家知名民营企业找到了工作。家在外地的秦俊峰不仅抱得美人归,还在岳父的帮助下找到理想工作,最主要的是婚后可以直接入住女方家,免去了无房之忧和经济上的压力,“简直就是老鼠掉进米缸,幸福死了”。一切都是美满的,称心如意的,但是秦俊峰却始终无法接受妻子凡事心安理得地坐享其成的做派。很快,这个家庭里的第二代“宝贝女儿”降生了,一家人欢喜无比,面对一个鲜活的小生命,秦俊峰也暂时忽略了妻子日益变本加厉的骄纵。这样先天不足的“美满”总是无法长久的,终于,秦俊峰和邱家人之间的摩擦渐渐升级,矛盾越来越深。“心灰意冷的秦俊峰已经从当初的激动、幸福、满足和感激变成了麻木、厌烦、绝望乃至悲伤”,直到他突然提出搬离邱家,邱家人才如梦初醒。

小说不动声色而又极其准确地描摹出了这样一个典型的“美满家庭”一步步蜕变的过程,个中滋味与悲欢,令人警醒而深思。(刘凤阳)

第一感受

在许多人的眼里,杨健民是一位睿智风趣、开朗健谈的长者。但他在诗的字里行间,却时不时流露出一丝忧伤。“目光走不出的依旧是荒芜/不如一起耗尽明日的流连”(《百花巷》)、“如果我搬不出体内的伤口/就用孤独填满我的一世”(《与一朵花对视》)、“我突然觉得凋敝,搬不动形而上的自己”(《理解一场雨》)、“红土落下,断成一枝折翼的云/拥抱着前世的离愁今生的漂泊”(《画之思》)。这些句子颇有婉约派宋词的味道,幽微缠绵,情思绵长。细想之下,这其实就是诗人敏感温柔的内心的诗化表现。一朵花,一杯茶,一场雨,一条河,一座城,一个节日,一件往事都能引发诗人千回百转、纷繁复杂的独特感受。被他写进诗里的,都是他的生活经历,但却远远跳出了生活气息。他的表达从来不停留于事物表面,往往将其转化为哲学命题来进行诗性诗地抒发。例如《黄河密码》,诗里的黄河富有历史感而又抽象。“河滩被芦苇拉出血口,马很瘦/马蹄一不细心,踏回五千年前的绿/风在

诗的哲学与实验性——读杨健民的诗

□郑珊珊

战国的烟尘里斑驳着细小的经脉”,“我是公元前最后到来的去客和归人/踟蹰着魏晋的奢侈,一步步被马踩醒”“历史是个黑漆漆的名字,等待黄河洗清/战栗和性感永远是风的两座暗哨/河涌而出的,除了鸿蒙还是鸿蒙”。诗句极富跳跃性地展现了一些朦胧晦涩的历史场景,仿佛一次次逆流而上地穿越历史。诗人没有直接描写黄河的现实风景,而是特意采用了芦苇、风、马等意象连接现代和古代,最终呈现这一条哺育了华夏文明的大河的深沉力量。

杨健民的诗空间时间的跨度都很大,但又不是纯粹的宏大叙事,而是有深沉的历史感和开放辽阔的视野。他曾说过,他试图表达一种诗对于世界的看法,包括历史感和哲学感,也就是一种精神跨度。基于此,他大胆地用诗做了不少语言的探索 and 实验,努力打开语言对于诗的形象思维上的张力及其可能性空间。所以,他的诗里有不少用法别致的词汇,让诗更意味深长,如“奶奶用眼神为某个词汇削皮”

《《清明》》,“历史不断地返青,只有诗歌渐渐衰老”(《阳光房》)、“流光徐徐,滴落一山蝉鸣”(《画之思》)、“被时光咀嚼过的,一定是我的命门”(《拉开窗帘的一刻》)。单看起来并不新鲜,但经诗人的巧妙组合,赋予了诗歌鲜活的生命力。正是在他的创作中始终坚持探索 and 不断反思诗的哲学,才使得他能够突破汉语新诗的语言空间,让诗歌具有相当大的语言张力,并树立起独特的个人风格。

实验性最明显的就是用网络热词写诗。在当下,网络热词的热度往往来得快去得快,但杨健民显然对这些热词另眼相待,“一言不合就××”突然莫名流行起来之时,他写了一首《一言不合》,但其中的意蕴与网络热词的调侃意味截然不同:“每一句诗都在否定之否定中重新出发/最初的那一句一定是仓皇逃逸的岁月/把它拽回来,装进属于我的思想的毒酒/一言不合原来是滂沱的叫春,却叫出夏天/城市碎裂之前,声音会不会害怕死亡”。这是诗人借着网络热词对语词

和诗句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具体的探索。一个网络热词或许很快冷却消退,而对于诗人来说,这意味着新的语言空间正在次第打开。当然,实验难免会有失败。在我看来,偶有的败笔也是网络热词,如诗里出现过的“贺涵”、“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就容易令我“出戏”,多少有点破坏诗意。

有人曾评价杨健民“青春特别长”,这个评语太贴切了。《健民短语》出版时,他这么解释他的微信创作:“我用微信参与了我的思想的诞生,借助微信,对于人生、事物和现象的极度感觉,成为我的语言抵达我的内心的表达形式之一。”回看现代以来文学的创作载体和传播空间的变化发展,从纸笔书刊到键盘互联网,再到当前的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科技的日新月异给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对于真正的文学家而言,他并不会在光怪陆离的滔滔世海中迷失自我,反而能借此打开新的世界,获取新的意义。

我的科幻之路

□陈楸帆